

ICY SPARKS

冰兒

GWYN HYMAN RUBIO 著・陳詩紘 譯

紐約時報 AMAZON 美國媒體 慧眼推薦

她出生時全身冰冷 故名之冰兒

冰兒一激動 會眼球外凸 抽搐亂叫

校長緊張兮兮守著她 同學笑她是青蛙

聰敏 頑皮的冰兒 讓你笑淚交織



小說 F20

冰兒

ICY SPARKS

作者／Gwyn Hyman Rubio

譯者／陳詩紘

編輯／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 之4

電話：(02)2332-0430

(02)2339-2500

傳真：(02)2332-9817

郵政劃撥：18324544

排版／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2年11月一版一刷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1998 by GWYN HYMAN RUBI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AN GOLOMB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330 元

ISBN／957-451-070-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CY SPARKS

冰兒

GWYN HYMAN RUBIO 著・陳詩紘 譯





開場

瑪塔妮，我的祖母，說那是從我在娘胎裡就開始的。媽媽吃了那些長在工具室旁青綠未熟的野生酸蘋果。她吃了很多，像吃糖果一樣，一顆接一顆的丟進嘴裡，咬碎，吞下肚，直到樹上一顆不剩。「青綠蘋果無法帶給嬰兒養分，」她說，「只是在一開始，它們是你母親唯一能夠裹腹的東西。」

那時我在她的肚子裡不過是一顆小小的種籽，卻得吃體積比我還大的野生酸蘋果。我得把那酸澀的果皮吃進我小小的胃裡，把它磨碎，消化，並藉此成長。在我母親黑暗的肚子裡，我吃著酸水果，我舌蕾上是那麼的酸，使我的嘴唇不禁尖嘸起來，使我忍不住踢腿並吐出泡泡嗝。然後，長成一名嬰兒，突然來到了這個世界。助產士拍打我的屁股，我的哭聲粗啞難聽，害得助產士四處張望，以為傳說中甜水湖裡的牛蛙跳到我家門前。「可是只有你，」瑪塔妮說。「你的眼睛外凸，像兩顆又硬又圓的大理石，藍中透著淡黃。你的皮膚冰涼有如春水，摸起來出奇的光滑。當那粗啞的聲音從你嘴裡出來時，你的雙唇大張，是橢圓形而非圓形。呱呱哭聲充滿整個屋子，打到助產士的臉頰。她迅速把頭扭向一邊，可是你再次大哭，她又轉回頭。『如冰冷克里克底部一樣冰涼，』她說，倚身把你放在我女兒的肚子上方。『冰，』你的媽媽說，撫摸著你光禿的頭，並用另一隻手



拉起棉被蓋著你，只露出你的頭。而這個名字，冰，就這樣定下來了。」祖母說完，垂下她的頭直到點到胸部，猶如畫下一個休止符。

巴塔尼，我的祖父，對我說的卻不一樣。「都是礦坑裡的炸藥引起的，」他說。「你的父親是個神經緊張的人，終其一生都在聽礦脈被炸開的聲音。有時它們的爆炸聲很大，有時只是悶悶的粗啞聲，可是那種吵鬧聲一直盤旋在他腦海中。就在你出生的時候，他的車子正蜿蜒在黑節山的山路中，不巧他前方那輛運煤卡車放出逆火，震得岩石紛紛滾落山下。你父親一時驚駭，猛力把方向盤往右轉，結果衝進草皮中一群正在進食的鵲鶉裡。車子猛然停住。天空充斥著嘶嘶舞動翅膀的聲音，擋風玻璃上黏著抖動的翅膀和血漬。失去力量的羽毛，像煤灰，飄進打開的窗戶內。你父親雙手猛力在他面前揮舞，並閉上眼睛。羽毛在他的四周飄動，飄落在他的手上，黏上他的皮膚。他仰身靠著座椅，呼吸困難，聽著落石掉落地上的聲音，聽著輪胎碾過石頭的聲音。他眨了幾次眼睛，閉上眼睛，然後緩緩張開。一隻死鵲鶉，鳥嘴被壓裂、羽毛被壓碎，正瞅著他。你的父親很害怕，想要打開車門往外跳，可是他的眼睛怎麼都無法從那隻鳥身上移開，他的四肢被鎖死了。他的眼睛被困住了，試著逃脫。它們擠壓它們的眼窩，情急的想要跳開並逃走；可是不論它們如何努力，卻像水面上的載浮載沈的救生圈，仍然停留在原地；你父親被迫留在原地不動，注意著他的未來——鳥的死眼中暗示著一股黑暗的空洞。當他瞥見他的命運時，他的手臂開始劇烈顫抖，唇間發出咆哮聲。就在那一刻，當你父親的長喉被黃昏薄暮所吞沒，雙眼在黑暗中努力移動之



際，你——從你母親的子宮裡飛出來了——粗啞大哭。在那漸漸暗淡的燈光中，你的眼睛也凸了出來，就像你父親看到的一樣——尖尖的嘴空洞地尖叫著。」

我，冰兒·史巴克斯，不記得我出生時的情景，但仍記得我的父親——終其一生，當他講話的時候眼睛就會前凸，像一個吞回無數話語、把一切鎖藏在內心深處的水壩，深怕一旦傾洩出他所有的想法，從此就會被遺忘。我記得我父親蹲在鄉下雜貨店門前，駝著背，說話的聲音細得他的朋友得靠近才能聽見的情景。他們越靠近，他的聲音就越細，然後突然間，他的眼睛凸出來，就像兩個圓形的禁行號誌，接著他告訴那些朋友他們靠得太近了，他需要獨處。他得讓炸藥的隆隆聲和死鳥的撞擊聲沈靜下來。他需要時間重新整理他的內在並召喚一些安靜。他吞忍住尖叫聲並想到一個新主意，然後，另一個害羞的句子從他的唇間洩出。我的傳奇立刻發生。上帝為每個孩子鋪好路，任何的反抗都無濟於事。我母親在生下我之後兩週死於腎中毒。從那些小小的綠色酸蘋果，我母親創造了冰兒，源自冰冷克里克的青蛙小孩。而因消化困難之故，母親的消化系統遭侵蝕，以致她的尿液黃如我的眼睛。瑪塔妮告訴我，母親死前，她的尿液呈現橡實南瓜的顏色。「孩子，你的那對眼睛就是她給你的禮物，」瑪塔妮說。「你的媽媽看見金色光線，並把它轉送給你。就在你母親上天堂的那一刻，你的眼睛變成黃色。」

我父親張著大大的眼睛，死了；可是，他不似媽媽，並沒有看見金黃色光線，反倒是最後在尖叫聲中死去。巴塔尼在冰冷克里克附近找到他。錫桶翻倒



著，把手緊緊抓在他的左手中，黑草莓散落在他的腿旁，他的皮膚被刺得腫脹。法醫說，蜜蜂為了發洩怒氣，螫穿他的皮靴，螫到他的腳盤頂。即便如此，我仍只記得他的眼睛——冰冷的驚異與期待的恐懼，對一個四歲孩子而言，它們所訴說的更甚於覆蓋他全身、難以計數的蜂針。

我是生於冰冷克里克的一個青蛙小孩。從我父親身上，我承襲了他那煙黑眼睛中的恐懼，而從這個恐懼中我獲得智慧。恐懼將書本置於我的雙手中，讓我追尋答案。從我母親身上，我繼承了濃密、秋麒麟顏色的頭髮，和土黃色的眼睛。我母親贈予我記憶，要求我閱讀〈約伯記〉。以後，我可以一字不漏的背給你聽。從我母親身上，透過充滿希望的眼睛，我漸漸看懂這個世界。只是，希望得之不易。





六月十日，我滿十歲。在我生日過後的那個星期六，我的眼睛開始眨個不停且砰砰跳動。我們正在吃早餐。瑪塔妮坐在我對面，巴塔尼坐在主位上。就在這一天，我記得我的第一次衝動——那麼的激烈，就像不得不搔的癢一般。我可以感覺到無形的小橡皮筋綁住我的眼瞼，穿過我的大腦緊緊拉扯著，並固定在我的後腦勺。每隔幾秒鐘，我後腦勺的一個曲柄便慢慢轉動。隨著每次轉動，橡皮筋便拉扯得更緊，而我腦內的空間也就隨之變小。我的祖母不停的觀察我，確定我洗了臉，梳了頭，以及夾上我生日時她買給我的藍髮夾。雖然瑪塔妮注視著我，我卻直視著前方，眼睛盯在她唇上的棕色細毛。

「冰兒，」她說，啜了一口咖啡，「你在看什麼？」

「你唇上的細毛，」我脫口而出，伸出手指著她的臉。「它們變灰了，」我說，手指對著她的鼻子揮了揮，「就在那裡。」

巴塔尼，正把湯匙上的糖灑在他的燕麥粥上，突然抬起頭，轉向我，「提起別人的缺點來引人注意是不對的，」他說。

「可——可是巴塔尼……」我口吃著，只意識到一股壓力正擠壓著我的頭，頭內的空間也正在壓縮著。



我祖父把湯匙放在他的碗旁。「道歉，冰兒，」他命令道。「跟瑪塔妮說你很對不起。」

「可是維吉爾……」我祖母伸手握住他的手。「這個孩子說的話並沒有那麼難聽。唇上的細毛若不是變灰，就不會那麼出色。灰近乎白，維吉爾，白色很配我的膚色。」她微笑着，用她的食指輕撫他的手背。「它們甚至感覺像白色，」她說，放開他的手，撫摸她的上唇。

巴塔尼把他的椅子向後推，雙腿用力踩著藍格子油布地毯。「那不是重點，蒂莉，」他說。「冰兒，聽著，別以為像那樣提起你的缺點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她還只是個孩子嘛，」我祖母說。

「可是那是不尊重的，」他說。

「她沒有惡意，」瑪塔妮向他保證。

「冰兒，你要說什麼？」巴塔尼態度堅持，傾身靠向我。

「沒有必要那樣吧，」我祖母說，坐在她的椅子邊緣，碩大的胸部在她的碗上方起伏著。

「冰兒！」巴塔尼命令道。

「冰兒！」瑪塔妮回吼，直盯著我的眼睛。

「冰兒！」他又吼。

「冰兒！」她重複。

我跳了起來。「你的唇上沒有細毛，行了吧！」我大叫，覺得橡皮筋越拉越



緊，感覺到我雙眼後面的血液奔騰，不停把眼球向前推，凸到我再也無法忍受，就連一秒鐘都不行！我的眼球前後後地跳動著，我再次咆哮，「細毛在我的眼球上，它刺癢著我的眼睛！」我的手指驚慌地在我面前晃動著。「它們很癢！」我尖叫道，手指在空中揮抓。「很癢！」

然後，因為無法合上我的眼瞼或為我眼睛抓癢，我用手掌蓋住我的臉並深深吸氣，希望癢和緊繃會消失。然而相反的，我感覺我的眼瞼更往上翻，像擋光物霎時掀了開來，我的眼球，像兩隻烏龜縮回牠們殼內般的向後轉動，我頭裡面的空間壓縮得越來越小，小到只剩幾個思想可以容納其中；懾於這種壓縮，懾於每個思想的絞縮，我把頭往後仰並大叫，「嬰兒耶穌！親愛的耶穌！」而由於不知道該怎麼辦或如何阻止它，我完全屈服於這股衝動：

眼睛凸到外面，就像冰塊從托盤裡跳出來一樣。

巴塔尼和瑪塔妮只是坐在那裡，看著我的眼睛從我的頭裡彈出來，可是旋即便裝出一切已經過去了的樣子，猶如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一般。瑪塔妮喝了四杯她那加了一槍「艾西」奶精的泥黑咖啡，巴塔尼調好他那一杯加了六匙糖的黑咖啡。我們全都吃燕麥粥。我在自己的燕麥粥裡加了蜂蜜，巴塔尼比較喜歡糖，瑪塔妮則什麼都不加。沒有人再提到瑪塔妮的小鬍子。剛才我那個大凸眼意外所引起的注意已釋散，我頭內的空間再次放大，思想塞得它鼓了起來。我們沈默地吃著，而我靜靜地坐著，好似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然而，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那個星期六早晨後，那股衝動占領了我。我不再



011

是來自波普樂·荷勒的冰兒·史巴克斯。我不再是那個來自冰冷克里克農莊——我們六十公頃的農場，養了兩頭乳牛，十二隻雞，還有「大肥」那隻五百磅重的豬——的小女孩。我現在是那個必須把所有衝動壓抑在體內的小女孩。只要情況變得太糟糕，在隱忍著眨眼與凸眼威脅著要以一千次怪誕的動作爆發出來的幾個小時之後，我便自告奮勇的要幫瑪塔妮到樹根地窖——距後門不到二十呎處所挖出來的一個餐具室大小的房間——去取一瓶綠豆。一進入地窖，我便關上木門，並發洩壓抑。每個隱忍下來的眨眼都迫不及待的噴濺出來，每個強壓下來的抽搐等不及的跳出來。大約有十分鐘，我不停扭動著，直到焦慮釋放殆盡。然後我爬上凳子，抓下梅森瓶。

拿著罐頭豆子，返回屋子途中，我想，祕密是個惡魔，不知道我祖父母藏著什麼祕密。我傾聽蟋蟀唱歌。在森林的蔭影下，牠們的腿扭曲著；它們唧唧唧著，說出它們的祕密。一隻野貓嚎叫，為某個被禁止的東西哀傷。一條由兩座多瘤、不友善山脈斧鑿出來的塵土飛揚的馬路上，波普樂·荷勒守護著它的祕密。至今，我的祕密仍藏在一個地窖中。克里特斯·史都華的祕密被藏在他的床墊下，瑪麥·堤爾曼會把她的祕密丟進小烏龜池。在波普樂·荷勒，每個人都有祕密，就連動物也不例外，可是我——冰兒·史巴克斯——知道，我的祕密是最糟糕的。



2

如果我能夠搭便車進城的話，我就隨時可以去看電影。浸淫於電影幻想中，我變成一個粗衣、方顎的拓荒者，手持來福槍，捍衛我的土地，射殺嗜血的科曼奇人（Comanches），或者我是奔鹿（Running Deer），一個納維后（Navajo，北美西部印地安族）印地安婦女，盤腿坐在火堆前，懷中抱著嬰兒。我變成雪莉·坦普，熱情跳著踢踏舞，或者瓊·克勞佛，神祕且黑暗，策畫著謀財害命的陰謀。當我坐在金山的達利戲院中的第二排座位中時，我渴望變成任何人。

我一手拿著一杯可樂，另一手拿著一盒牛奶糖，走回棕皮座位上，我的腳緊張地拍打地板，等待「凱歐提日出」（Coyote Sunrise）開始放映。燈光閃了三次，約爾·邁可羅伊頹重地坐進我身後的椅子中。他踢了踢我的椅背並說，「冰兒·史巴克斯沒有男朋友。」

「誰在乎？」我回答，吞了口可樂並把冰塊咬碎。

「皮威·羅森在乎啊，」約爾說。「他喜歡你。」

我扭身瞪著他。「我才十歲，」我嗤之以鼻。「我不喜歡男孩子。」

「你該喜歡他的，」約爾說。

「怎麼說？」我不屑地說，把頭甩回來，塞了一塊牛奶糖到嘴裡。



「因為他和你一樣有青蛙眼。」約爾拿著一罐 Chilly Dilly，一種在糖果櫃台販售的醃製綠色黃瓜條。

我把可樂和牛奶糖重重地放在扶手上，一邊一個，跳了起來。「你這隻臭鼬狗！」我不知道那些字眼是否意味著任何討厭的意思，但我覺得它們聽起來很過癮。「你這大癡肥騙子！」

「你的眼睛也會像青蛙一樣凸出來，」約爾說，猶如揮動警棍一般地揮動黃瓜條。

「才沒有呢，」我說。

「就是有，」約爾說，把整罐 Chilly Dilly 朝我前面刺過來。

「騙子，騙子，火燒褲子！」我尖叫道，失去所有冷靜，用拳頭對著他的黃瓜。

「噓！」後面幾排的地方傳來一個聲音。

「我看到你了，冰兒·史巴克斯。我在老人波特的穀倉後面看到你。」

「你看到什麼？」我問。「發臭的臭鼬，牠們是看不見東西的。」

約爾·邁可羅伊站起來，揮手朝上，憤怒地嚼著，半罐的黃瓜消失在他的嘴巴裡。「我……看見你……」他邊吃邊說，使勁咬著長長的黃瓜條，好像那是一根滋味甜美的玉米，「扭……動，凸……出你的青蛙……眼睛……在老人波……特的穀倉……後面。」

「你這個狡猾的油黃瓜！」我怒聲咆哮。「你什麼都沒有看到。」



「青蛙眼！青蛙眼！青蛙眼！」約爾回吼。

「安靜，你們兩個！」有人發出警告。

「騙子！騙子！騙子！」我嚷著，無視警告的存在，然後抓起我那杯可樂，搖搖晃晃站起來，轉身靠過去，把一整杯冰涼的飲料，往約爾的頭頂倒下。他一臉驚訝，呆站在那裡，一條綠色 Chilly Dilly 黃瓜在他的嘴裡，頂得他的臉頰鼓起，吃了一半的黃瓜緊握在他的手裡。

「你什麼都沒有看到！你根本就是在說謊！」說完這些話，我闊步走出去——心裡清楚約爾·邁可羅伊說的是真話。在前一個星期，當我和約爾及他的表姊珍妮·劉一起玩拔河時，那股衝動劇然襲來，我偷偷躲到老人波特的穀倉後面，又抽搐又凸眼的釋放體內的衝動，使得連穀倉後面的地面似乎都搖晃了起來。

我不只隱藏著祕密，而且——在那短短十分鐘裡——我還變成了一個百分之百的大騙子。

那個下午，在離開達利戲院之後，我在怒吼的刺骨寒風中的金山街上閒逛，以消除我的緊張和內疚。我經過克洛凱特郡法院，城市的中心。穿著工作服的農夫們三三兩兩的分散紅磚人行道上，盡頭是四根細白的柱子，兩側盛開的天竺葵往前延伸直到盡頭處所插的肯德基旗幟與美國國旗。我繼續往東邊大道走，經過郵局，但不見有人坐在它面前布滿灰塵的白色台階上。與郵局毗鄰的是山森煤礦公司——它的辦公室位於一棟兩層樓的紅磚建築物中。再來是人民銀行，一棟建



於一九二〇年代的灰色、石頭建築物。銀行對街的三棟建築物，那深紅磚的電影院，前面入口處有個大遮雨篷的達利戲院，就是我和約爾·邁可羅伊吵架的地方。我打死都不願走過那個地方，所以，我突然穿過街道，沿著一條陡斜的人行道往「剪與捲」走去，那家店正好位於「短街」的角落。

當我抵達那裡時，我向麥特森太太打招呼，她是老闆——一個高大魁梧的女人，橙紅色頭髮燙成濃密小捲——正幫忙打掃散落在椅子及水槽旁四周地上的髮撮。待我摺好毛巾，收拾起四散的雜誌，清洗完馬桶後，她給了我一瓶可樂。它是如此冰鎮，裡面的冰塊緊緊附著在玻璃上，還有些則浮在上面。我慢慢地啜著飲料，將冰塊吸附在我的雙唇間，感覺著我的牙齒因冰涼而酸軟的感覺。

然而所有的時間裡，我的心思全都在老人波特的穀倉上……

我吞下最後一口可樂並打了個顫。「麥特森太太，我現在要做什麼呢？」

「你可以離開了，」她說。「去找小朋友玩。」

「可是，」我說，「他們都在看電影。」

「沒有全部都去，冰兒·史巴克斯。快走快走，馬上！」她說，拍著她的手。「整天和成年人混在一起對一個孩子來說是不健康的。」

「可是——」我堅持著。

「可是，沒有可是，」她說。「到外面去玩。」

我走出玻璃門，看到陽光普照的金山街上，建築物蒙著一層灰色，這是煤灰大膽的簽名。金山市一直以來都很繁榮。藉由煤礦的爆破巨響，這個城市誇耀著